

西村十记

记临平山一

钱塘山水名天下。四方之人不远千里以一游为快，何况吾苏与之名相亚，地相望。徐行四日，疾行三日皆可达。然而足迹未尝一至者，何也？盖无名人胜士可依借以行，故徘徊顾望而不即遂者。盖将以有待焉耳！前三四年，乡先生刘金宪、友人沈启南尝与子订为斯游。因窃自贺，以为平生所待而借者兹遂矣。又各以事靡不果行。成化辛卯岁二月，乃始克践之。

先是一月，与启南定行日，其仲继南闻之欲向往，子欣然诺之。是月四日，三君子过子家，留信宿。行逾嘉兴，历石门、道崇德，始望见有山隐隐出天际，人指云：“临平山也。”又行余五十里，乃至山下。时快雪新霁，重冈覆岭，积素凝华，上下一色，寒光皓彩，夺人目睛。琼林玉树，布列严崖上，玲珑玳瑁绝可爱。凡断齧之状，苍翠之色，举蒙被皎白，敛巧藏奇，一返太朴如仙姝玉女，不为世俗艳媚态。而淡妆素服，风韵高洁，终异凡人。金宪欢曰：“始吾之南也，以斯景为不及见。而今兹遇之，岂天将全吾观乎！虽然仲春之雪，非时也，吾何敢游观之乐为哉！”宜不忘吾忧，不溺吾乐者。吾其为心乐至而忧或忘者，吾其为迹君子之道也！二三子其识之。作《望临平山记》。

记宝石山二

自临平指西南行，将六十里至杭。山皆在城西，舟不得至其处。命家僮持橐自山后先往。客皆肩舆入市，访刘邦彦。他出不遇，投刺而去。入北关门，至洪福桥，饭诸立夫家。相与舍舆，步出钱塘门，度石函桥。湖水自桥下出，屈折冲荡有声。倚阑听者久之，遂与持橐者会宝石山下。山之僧传上人，子乡人也。其住山时子曾送之。有“明年不负登临约，应叩禅扉借竹房”之句。至是，闻予实来，候道左迎。谓：“日前言可不食矣！”相与抚掌一笑。遂导客蹑石磴数十级至寺。为房皆负阴向明重叠，石山半顾。见群山自天目来，环湖之西南北三面。南止巽为凤凰山，宋故宫在其麓。北止艮即宝石也，今保叔寺踞其冢，冈岭连属，蜿蜒委她，高下嶙峋凡三十里不断，郡城横截其东。西三门皆俯临湖水。南曰清波，道湖阴者出焉。北曰钱塘，道湖阳者由焉。中曰涌金，复分道于南北湖。幅员可十里许，泓渟渊濛，蓄细洩大，纳污流恶。苏公堤如蛟龙出水，挈云卷雨，横亘湖面。城中官府、居民、军师之署舍，与夫浮屠、老子之宫皆栋宇栉比，榱角鳞次，气郁郁如雾。东望浙江，如白练曳城下，缭南萦东，连接海气。苍茫无际，不鹜远，不穷高，一举目而得其大都焉。传上人出酒饮客，众乐甚。惟启南时起倚阑槛，语之不应，饮之不举。穆然若忘，凝然若寂，疑其神与造物者往游而不息也。日欲暮，立夫将辞归。客挽留同宿修师房。灯下相对如梦，不意此身之真在山水间也。

记参寥泉、鄂王墓、飞来峰三

明日邦彦来访。握手相问劳已，即谋入西山。前时游者，皆朝往夕返。而幽胜处多在深僻，往往迫日暮而莫得竟也。于是置重累保叔，独从家僮辇食饮、舍顿具偕往。余百步，有寺峨然临湖上，云智果也。入门循东庑行，过佛殿稍北，一小亭甚幽阒。中有泉曰“参寥”。读徐一夔碑，云东坡在黄州时，常梦与参寥子道潜赋诗。觉时，记“寒食清明都过了，石泉槐火一时新”两句。后守杭，闯参寥住智果寺，有泉宜茶。寒食日泛湖寻之。忽忆旧梦，因以名泉云云。顷之，从者舁酒至，遂列饮泉上。各赋一诗，觞至则歌以侑之。饮散登舆，西从葛岭访贾似道故居，则已鞠为瓦砾场矣。噫！擅威福、穷逸乐，身不欲危、家不欲败、国不欲亡得乎！又行二三里许，至栖霞岭，过岳鄂王墓下。下舆趋入，僉宪拜，众皆拜。呜呼！高宗忍忘其父兄之仇，其忍于杀王也宜矣！然墓上木今犹南向，则王之忠义岂以冤死而有间哉！悲慨者久之。折而南行，度洪春桥。见苍松夹路，大皆连抱。而高或百尺，依依如人立道傍。肩摩武接，或拱或揖。自此至灵隐及三天竺，不间他族，故曰九里松云。上则枝鬣偃蹇，下则石磴夷洁。雨不沾衣，土不涂足。每风自山顶下，则龙凤飞舞，翱翔霄汉；涛鼓籁鸣，淙铮铿鎗，响应山谷，如聆广乐于洞庭之野也。少焉，涉芝岭，游普福寺。爱其清雅欲止宿，而寺僧皆出游未归。乃进次飞来峰。峰在西山中。始由天目山发源东来，至湖止不可去，其气郁积，融结为此峰，故其秀为诸山冠。重冈如城，围合无间。惟东北稍隙，所谓九里松者，路所从入。有桥曰“回龙”，宋南渡后名也。行又数十步，复有桥曰“合涧”。峰南北有泉至桥下，同入于湖。两寺夹立峰下而中分之。阳曰灵山，阴曰灵隐。台殿重沓，掩映前后如画。故白乐天有“一山门作两山门”之诗，盖指此也。峰之石，无秋毫土壤，皆绀碧膩滑，攢蹙叠皱，崿旒礧礧。俯若颓云，仰若偃盖。

峙者兽踞，蹇者鸟腾。望其颠，如圭璋呈露；即其址，如琼瑰委积，神设鬼施，千态万状而莫有同者焉。其上，则异木奇卉，不辨其名。穿透崖石，根露蔓延，而肤理光泽，枝叶葳蕤，华盛美好类人力所治灌也。其下，则岩洞空豁，容纳光景。东曰“龙泓”，西曰“呼猿”，皆曲畅连贯。窈然若穷，忽又明朗纵横，出入恍不知其端倪。客环行交错，卒与众遇，则大呼笑以为乐。家僮伺主者出，亦窃入驰逐洞中，互相持惊叫声如瓮盎中，响久未能出。冷泉涧如一玉带，抱峰背流至。灵隐寺前有亭翼然临之，名与泉同。涧底皆小石平布，圆洁如鳧雁子。泉轧其上，纹如织縠，声如鸣佩，使人目骇耳聋。岸址则兰芷丛生，摇青曳紫。蕊折苞敷，香气<香爰><香逮>，凡此皆其略耳。他胜殆不可为状。方举酒欲饮亭上，而灵隐祥禅师归自城中。见舆上挟书册，遥呼曰：“客非常人也。”不问名而就饮焉。众皆引满不辞，颓然就醉。邦彦以事不

可留，辞归。予五人者皆露坐寺前石上，融然神释、快然心畅、万虑俱息，直欲身世两忘也。久之，日没林影外，暮色苍然，瞑无所见。觉露湿衣上，乃始入憩祥师面壁轩中。夜深月上时，时开南牖望之，如见故人，与语而不忍休也。

记韬光庵、三天竺寺四

环西湖之山凡三面，西山为最佳。据西山之佳，惟四寺，灵隐为最胜。领灵隐之胜，有五亭，韬光为最幽。韬光在寺后之北高峰下。其始由西北隅上。山路险峻，曲折蛇行。两旁皆岩崖，斗绝数里中连属不断。嘉树美竹森其上，兔丝女萝之属蔓延而罗生。枝阴交加，苍翠蒙密。日光漏木叶下，莹净如琉璃可爱。禽鸟闻人声近，辄飞鸣翔舞若报客状。峰迴路转，客或先后，行相失。望见树隙中微有人影，往往遥相呼应。遇会心处则倚树而息，借草而坐，悠然遐想者久之。起而行，行而止，犹徘徊不忍去。道中闻梵音泠泠如金石出林杪，因徐步听之久，方及门。堂宇因山为高下，明净洁整，一尘不生。周围峰峦环抱，势极奥曲，窈然深秀。乳泉交流，屋上下随处充满，昼夜常如风雨声。老僧八九人皆拥衲趺坐，闭目静观，客至不起。惟融庵主者出，肃客坐小轩中，焚香供茗果甚虔。复引客出屋后，见大竹数万。竹尽，西一小邱高可数丈，攀援而登其上，望见西湖湛然在城下。南北两山绕湖，如双龙抱一白银盘，滉漾不定。使人心目萧爽，神思飘逸。疑乘云御风，浮游于灏气上也。吁！快矣哉！复循旧路下山，而传上人追及，客飞来峰下，同往游三天竺。初慧理法师自西域来，见峰之秀拔，有灵鹫小朵飞来之叹。盖言其形似而未必有实也。既建灵隐于峰后，次建灵鹫于峰左，又次建灵山于峰前。灵山一名天竺，灵鹫已久废。灵隐地势又穷。惟灵山之右，山益深，地益高，势绵延未已。后人乃于其隙相继建二寺，并灵山为三。三寺并列，同名天竺，而上中下别之。以高下言，先上竺后下竺；以久近言，先下竺后上竺，中竺则两乎其两间。二竺皆临绝涧，限溪运，山深秘密勿疑若无路。惟其左有所入处，署曰“佛国山”，张即之书也。长松参天半，路平坦，无上下之险，无陟降之劳。行不甚远，人不甚困，而举尽其游观之美焉。上竺既深邃在五峰之间，双桂乳窦，白云磅礴，狮子其目也。寺有鸳鸯殿，盖重而合之。中藏沉香大士像，人捐宝玉为供，至建阁贮之，虽多而无绝异者。寺僧献秉中名，能诗。出稿示客，惟绝句颇佳耳。中竺稍荒废，僧有宝楚瑛岩，自言其师吴僧也，故视客为尤亲。延入千岁岩下，登曲水亭。亭有巨石，上凿为蜿蜒形，引水注之。屈折行其间，因呼酒实觞而流焉。至则接取以饮客，甚欢洽。下竺多古迹，葛公井、理公岩、三生石、香桂林、翻经台、跳珠涧、东坡煮茶亭咸具在无恙。方丈负飞来峰，其背不施户牖，恒与峰面。石之秀者与冷泉同。中有王叔明画壁，甚佳。

但恨其未毕委去，有沈士称者补之。老宿禄万钟，年八十余而好客，觴于小朵轩中，客已先醉不能饮，惟徜徉泉石间。会日暮天黑，祥师又频遣人促回，乃行。歌过合涧桥，月已出东山，挂青松顶矣，遂乘月归。直指堂上，师复出酒饮客。问游事，余曰：“三竺，下竺胜。”启南应声曰：“四僧，此僧高。”因大笑。饮散，启南秉烛作图，相与赋诗其上，留山中为故事。皆冥搜苦思，务出奇语以相胜。夜将半，犹吟声呜呜然不休。

记风篁岭、灵石山、烟霞洞五

西山之胜既尽，将理輿南游。传上人引治装者先往六通寺候。僉宪与客辞飞来峰。出路口，犹时时回顾，至不见乃已。因指而誓曰：“自此，当岁一相见也。”遂经集庆寺，过夕佳楼，历梅坡园，皆荒丘草舍，遗迹无几存者。岂宏大侈丽之观，为天道所恶而然耶！抑废兴别有数耶！相与一慨。道中见古墓在山半，立夫指云：“此句曲外史张天雨葬其下。”惜榛莽荒秽，不果登。又行数百步，始至风篁岭下。福邸园、龙井寺正据其上。岭甚高大，上下纯嵌空。大石玲珑挺秀，万怪千奇无以为之状。近年有中贵人将事搜剔，则愈出愈奇，度不可穷乃止。园废久，垣屋卉木已荡然。惟水乐洞在。水自顶溜洞中，淙然有声，如合节奏，俨乎宫商之相宜也。坐洞口，听久不去。龙井在山顶，率然石眼也。刻石为龙头吐之，颞下石发濯濯然，如须鬣动水中。寺僧以泉煮茶饮客，味绝胜。他水自此南行出荆筱间。上灵石山磴道，危险如登梯，輿人皆喘汗欲仆。客前行者觉有异，则指示大呼笑。后行者亦呼而应之，声振林壑不已。连山绵谷，万石如林，奇怪迭出。大者、小者；侧者、正者；瘦者、壮者；皱者、滑者；枯者、润者；方者、圆者；奋者、敛者；青者、紺者、黝者；起者、仆者、蹲踞者、偃蹇者、蜿蜒者；突怒者、透漏者；人立者；羊触者；牛眠者；虎搏者；抑而欹者、俯而屈者、腾而上者、颓而下者，如人之面目皆具而无一相似，信天设其巧，地发其秀以表异于此邦也欤！然岭上无水，虽凿井亦不得，意其下皆空洞穿漏，故不能停溜乎。转东行二里许，至一寺，有洞在西北山上，以烟霞名之。寺又以洞名名之。僉宪倦步欲不往，众强輿至。洞约高二丈，中窅然深黑不知所止。溜水下滴石上，岁久成波浪粼然。洞顶及两壁，皆钟乳凝结，青白黄碧相间，其纹如云气、如雨脚、如莲花龙凤不可胜计。虽甚巧，莫能角其技焉。欲一饮，从者咸不在。寺僧慧无自携山蔬新釀来供奉。传上人在六通，迟客久不至，遣治装者赆酒肴随路访之。崎岖历数处，问樵者始追及山下。立夫望见欢呼曰：“酒至矣。”予喜舞。僉宪笑曰：“是生未醉先狂矣。”乃列饮洞中，令童子歌《竹枝词》以侑觴，客从而和之。悠扬飘摇，如步虚声鸣云霄上也。于是饮酒乐甚。醉后犹连索未已，不复言他往矣。俄有言象头峰，始撤而往观。有鼻蜷然下垂，甚肖似也。抚玩者久

之。噫！今夫世之名有力者，往往逞志于泉石。穷险阻、竭工费，以聚其秀且异者于私苑之中，务在尽取必得而后已。然求如彼，自然之奇曾不能仿佛其万一。今乃知造物者巧与力，岂区区私智所可拟伦哉！

记石屋洞、虎跑泉、玉岑山、六通寺六

游烟霞洞后，客相与并舆语道中。以为斯洞之奇不可复得。舆人有沈安者进曰：“石屋洞当不下此，且甚近，盍往游乎？”客闻喜甚。因移舆指之，洞在山麓前，临平地约高三丈许，深如高而阔倍之。爽垲明彻，可容数十人坐洞口。奇石倒悬，危欲下堕。下突起一石向之连比昵接，俨然若二故人附耳语也。洞底如螺壳新蜕，旋转深入。愈下愈小，窥之甚黑，莫测其浅深。西南有小穴，上出漏光纳明。遥望见青天，如紫云中悬一碧玉盘耳。石壁上有贾似道题名。乃咸淳中往上天竺祷雨回经此。后有廖莹中、翁应龙名。贾专政时，廖为馆客、翁为堂吏，事一切委之。于此可以见二人无时不从，他人虽贤者弗得预耶。转而上山，有二洞相望，东曰“天然”，西曰“隐身”。“天然”则上平下坦、如怒猊张吻，哆然未收。俯首乃可人。“隐身”一名蝙蝠，直石罅耳。是日，微安几失之。出坐道旁树下，因共论二洞优劣。余推烟霞，启南推石屋，争辨莫能决。金宪方面山吟哦，初若不闻。乃相与质之，徐曰：“烟霞丽，石屋奇，要亦不相上下。”众乃大笑起去。度小石桥南行田野间，两山谷夹道，连绵起伏，如二阵并进为犄角。天衡地轴，鹤立鱼丽，靡不毕备。而纵横变化，出奇无穷。使人心目荡骇，左顾右盼，得此失彼，直应接不暇也。又西南行五里许，觉山益奇，路益曲，水泉多交流，乃虎跑寺也。岚气藏纳，竹树掩映。窃然而深，郁然而阴。后行人望前行人，如入绿云中，倏忽不见。如此者又二里余，方至重门。内有方池水清如镜，俯见天影。石桥跨之，水从门窦中出，轰然雷鸣涧中也。楼殿宏丽，重叠处出。上下门庑堂室，无一不整齐完好，南山中之最清处也。敬祖规上人道客往观虎跑泉。泉在佛殿西阶上，覆以亭，护以朱栏。泉流阶除下汨汨然。云性空中法师开山时，患无水将迁他处，忽二虎跑地出水，师遂止不去。苏东坡学士守杭时，曾此养疾。所赋诗石刻犹在。遂往游滴翠轩。壁间有求无己禅师遗像。因忆铿为儿时，闻先君子言虎跑之胜，以为杭诸山无能过之。且甚爱求师之为人，别后不能忘怀，至形于诗词。然以事，竟不及再游。俯仰隔世，凄然久之。归坐翠涛轩上。轩内外花木、几格，种种皆可爱。有倪雲林《树石图》，上书为“德常画二绝句上

”：“春雨春风满眼花，梦中千里客还家。白鸥飞去江波绿，谁采臣园穀雨茶。”“燕子低飞不动尘，黄莺娇小未胜春。东风绿尽门前草，细雨寒烟愁杀人。”诗佳而画非真迹，其戴文进摹欤，亦乱真矣。启南云：“出门见夕阳在山，山色尽紫。松枝上有鸟如山雀，毛羽苍绿，见客不惊，意甚闲暇。”顷之

，经南高峰至玉岑山下，游慧因寺。寺又名高丽，像塑绘画，皆神彩生动。故宋时名手也。遂往六通寺与传上人会。寺僧惠天泽亦予之乡人，设酒乐客。客困不甚饮，夜就宿焉。

记南屏山、玉泉寺、紫云洞七

客游虎跑时，立夫即欲别去。众不许，乃偕至六通寺。先是，皆连榻同寝。是夕忽他宿，晨起不见，则已遁归城中矣。众怪之，予曰：“饫于饮食者，固异夫饥渴之人也。山水日接乎其目，匪若吾徒来游之，为乐方未饜也。其去也固宜。”遂往法相、法因两寺，皆少憩。自此以东，至南屏山，游净慈寺。寺甚大，佛殿、罗汉堂尤宏敞。新整五百应真像，皆面相对、背相负，环坐无端。游者多周行其间。寺门外有池。前有雷峰塔，类炎上凿此以厌之。樟树四株，大各数围，高六七丈，拳曲拥肿，与他生者不类。湖山胜概楼、藕华庄皆近湖上。楼以供监司郡守宴游。庄则有僧居之，但名佳耳。僧言：“故老云杭之诸寺，灵隐秀气、虎跑清气、净慈市气。”信然！遂道六桥往湖北归。湖光山色，映带左右，而六桥横界乎其中。客连舆循行。若驾飏车、驱羽轮、凌弱水而遨游乎蓬瀛方丈间也，亦乐矣哉！道中见流水下，石子多金色可爱，人云金沙滩也。俄入北山后，访玉泉寺。地势益进益下。泉在西北，有二池作石梁限之。大者可一亩，小者亦数十步。水莹澈明净如汞，沙土尽碧色。日映风动，光景荡漾，疑露珠走大荷盘上也。人抚掌，则泉脉涌发，勃勃作汤沸状。巨鱼可百余头。类若游行镜中，鳞鬣可数。见客怡然不惊，若与之相忘。客亦坐是不去。时主僧仁上人出游吴兴，其守舍者以客之乐乎此也，为汛扫池西小阁。客呼酒坐饮其上，戏以饼饵投之，皆噉喙就食，或趋而夺之。其已得者则悠然远逝，若畏避状。因忽自悟：人之怀利自私者，其亦何以异于是乎？为之一笑。客饮酒不已，皆至醉。俄而僧归，共举酒劝之，亦醉。遂由山背南上，舍舆步往紫云洞。初入低甚，转西稍宽，已而忽高旷。洞顶斜卓，石色纯紫，类画家所谓斧劈皴者。益上有穴西出，临大野，见落日在其下。乃自山前下去，由栖霞岭西出路口，归保叔寺中。

记西湖八

钱塘为东南佳丽，而西湖为之最。重山环之，名藩枕之。凡峰峦之连络，城郭之逶迤，台殿亭榭之参错，举凌虚乘空以临其上，天光水色颠倒上下。烟云起灭，其状万殊。而酒棹游舫，往来交互，歌吹之声相闻，自春而夏，夏而秋，秋而冬，无日而息也，其盛矣哉。客来钱塘时，侨居宝石山上。湖之胜尽在几席下，然犹以未即其中为恨，故连为三游焉。虽所遇之景不同，而所得之乐无不同也。二月望日，其始游也。主则邦彦，客则金宪、启南、继南、立夫、沈明德暨予凡七人。时春日妍丽，湖水明净。万象在下，柳色微绿。梅花

犹繁盛，点缀远近。篙师刺船纡回宛转，傍湖徐行。而卖花之人，皆乘小红船。鳧飞水上，迎前尾后，由东之南，由南之西、之北、复之东而休焉。遇胜而登，适兴而返。感今悼昔，形诸诗歌。有唱斯和，虽兴寄不同，然皆飒然成音，可讽咏也。凡所履历并记之：孤山在湖北，去岸犹二里许，无所连系，林和靖墓在其上。后人建祠肖白香山、苏东坡，并和靖曰三贤堂。庆乐园在湖南，今废，惟太湖石在耳。园昔为韩侂胄山庄，初名胜景，即赵师■于此效鸡鸣犬吠者。后侂胄诛，入宫更今名云。后五日，其再游也。主则杭人归生，客则惟邦彦、明德不至，余咸在，凡六人。是日风雨交作，船不得出外湖，惟在断桥内迤邐行耳。顾望四山，云雾蒙幂，霏雨淋漓，俨如水墨画中。继南笑指曰：“天殆欲别出一奇乎？然对此无言，恐山灵亦将笑人矣。”因其联一律。又后二日，其终游也。舍始游、再游之主与客凡八人，妓则碧玉箫、翡翠屏二人。时宿雨新止，天宇朗然。日光漏云影中，乍明乍灭。群山净洗，绝无尘上气，空翠欲滴。众壑奔流，水色弥漫，湖若加广。草木亦津津然，有喜色焉。遥望云气出山腹，如白浪在大海中，汹涌不定。方欲赋一诗纪之，而金宪赴臬司招，不终饮而往。邦彦、立夫又间与二妓为谐谑，竟不及成章而散。噫！客志此久矣。私心以一至为足，而今乃三焉。天又随所至，辄改张其观以示，若使尽识之。况主客多能言。清而不固，丽而不侈，乐而不流，其可谓无负赏酬者矣。因次第书之。

记银瓶祠、紫阳庵、三茅观九

客恒往来湖山间，而城中之游则未也。始游西湖之明日，乃相与诣之。由钱塘门入，至立夫家。竹下少憩，共往游银瓶圣女祠。祠故岳鄂武穆王居也。王遭诬时，家属俱徙岭南，惟女抱银瓶坠井死。杭人义而祠之，至今香火犹盛。岂其贞烈之性，死而犹灵欤。徘徊顾叹，共举酒酌之。由祠东转南，入一尼院。观所藏伯颜画像，魁然伟丈夫也。遂行街南。行数里，过朝天门，复西上吴山之鳌峰，乃紫阳庵也。前后左右皆大石，怪怪奇奇，如蛟龙、如虎豹、如麒麟、如凤凰、如狮子，如罗汉、如寿星、如莲花、如芝草，如庆云、如蜂房、如燕巢、如车盖、如马鞍、如浮图、如蝦蟆，又如牛、如鹿、如钟、如磬、如鼓、如鼎彝、如笔架、如屏风者甚众。客循行其间，常若上坠旁仆，战惧失色，毛发森竖。道士顾本清出，陪客谈故事云：昔徐洞阳梦紫阳张平叔授丹诀，故以名庵。复导客往登丁仙亭，有遗蜕一躯，云：“丁野鹤也。”予应曰：“神仙家以为得道可不死，野鹤其已得者欤？将未得者欤？”道士与客皆大笑。因取酒饮亭上，索之，诗成酒尽。遂由庵后竹林中出往三茅观。观虽大，然不逮庵之胜多矣，乃不顾而去。

记凤凰山、胜果寺、浙江潮十

杭人多春游。盛时常苦多雨，为之废者什六七。今年雨独少，客来游时，鲜或值之。邦彦诗有“南游半月无风雨”之句，盖纪实也。游城中后之三日，天宇忽黯。然云气自山谷中出，上接太空，顷刻弥布，欲雨不雨。客顾笑曰：“天殆将促我游乎？”乃始整顿为游事。然以邦彦、明德咸在远，卒未能致。惟立夫居稍近，因给之来。相与循城下南行，历钱塘、涌金、清波三门，凡数里。乃折而西行，登万松岭，凤凰山之左翌也。可二三里许至绝顶，见怪石数十株，奇秀挺拔无与伦。屹立相向，中止通一人行。路尽有草屋一间，僧一人居之。而岩下有石龕可坐，然皆类人凿而成者。僧言旧有罗汉居此，不烟火食，惟茹黄精耳。客相视窃笑，以为其言近于妄。遂循磴南下转西，有坊曰万松，故宋宫也。然陵谷变迁，城邑移改，非复往时气象矣。不胜黍离之悲，彷徨者久之。前有冈岭，白塔在其上。昔元君令番僧杨珽真珈发宋之诸陵，盗殉宝焚尸，取骨葬此，建塔镇之。复因故宫为报国寺，盖以厌胜云。呜呼！忍乎哉！何其用心之若是耶！抑不知帝王迭兴，自有天运。岂专在宋氏之裔乎。为是术者，多见其不仁而浅陋也。自是益西，行松径中。盘旋曲折将数十转，至圣果寺，凤凰山之右翌也。寺创始于唐，至宋规为苑，今复之。背山临江，风景殊绝。主僧茂古林迎客松树下，欢然如旧相识。因导登寺后之高阁遥望。见江波浩渺，东连大海，与天为际。而会稽佳山水，屡见叠出，萦带如画。客安得与浮邨、广成辈乘鸾鹤往游乎！壁间有僧处默诗云：“路自中峰上，盘回出薜萝。到江吴地尽，隔岸越山多。古木丛青霭，遥天浸白波。下方城郭近，钟磬杂笙歌。”是诗尽之矣，后虽有赋者，未见其能逾此也。复下观洗马池，看月岩，宋之遗迹可见者仅此耳。西南一岭甚平坦，云女教场也。嗟乎！高宗有臣如岳飞而杀之，乃欲教女子以兵用图恢复，难以哉！方列席欲饮，继南走报曰：“邦彦至矣。”盖过立夫家，闻客为此游。遂南度慈云岭，追至天龙寺不见。复东逾岭阪，始及寺中也。客欢甚，竞举酒劝之饮。散，将西游天龙，邦彦不欲往。乃至江上，观钱武肃王所筑捍海塘，厥功甚伟，而杭人今犹追思之，盖以此也。适潮自海门上，初如牵一线白，久之有声轰然，万人鼓也。俄见潮头如雪山移来，震荡天地，喷薄日月，可骇可喜。江中之船欲西往者，反东向迎之。潮与船相搏，向天欲立者数四，若与之角力斗技。须臾潮过，乃旋舡随之。其往如箭，转眼已不见矣。

是日竟不雨，明日乃雨。客曰：“天之成全我者至矣，可不知止乎！”因共谋为归计。金宪命铿记之。噫！钱塘山水，古今之名士，游览探索尽发其胜者多矣。铿何人，乃欲抗颜而厕名耶？然其足之所及、目之所见、心之所感，不容以不书，姑记之。金宪名班，字廷美，以乡荐为秋官，属金山西宪事，五十即致政；启南名周，继南名召，长洲人；邦彦名英、立夫名中、明德名

宣，皆钱塘人；铿字明古，吴江人，史氏。《西村十记》终。